

文化意象视角下的语言相对主义

余朝国[※]

摘要：语言相对主义是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中的一部分，是关于语言、思维和文化之间关系的论述。基于这一理论，本文提出：语言相对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多元文化理论，它实际上代表了语言研究中的人文主义传统，是一种以人类学、社会学为本的语言理论。从文化意象的视角来研究语言相对主义给这一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提供了更强的解释力。

关键词：语言相对主义 多元文化 文化意象

[中图分类号] H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2479(2011)02-0092-04

Linguistic relativity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magery

Yu Chaoguo

Abstract : linguistic relativity is a part of Sapir-Whorf Hypothesis , which concer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 thought and culture. Based on this theory , this paper proposes : linguistic relativity is , in fact , a theory of multi-culture on behalf of humanism in linguistic study revolving around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 To study the linguistic rela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magery offers a stronger explanation and vigor to this theory.

Key words : Linguistic relativity ; Multi-culture ; Cultural imagery

一、引言

本文将要讨论的是文化视角下的语言相对主义。自从语言相对主义这一理论提出以来，理论界，特别是语言学界对此持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可谓是褒贬不一，莫衷一是。因为这种观点是对统治长达两千多年的语言普世性(linguistic universalism)观点的挑战和反叛，所以，长期以来它被认为与主流语言学的语言普世性思想相悖。另外，直到今天，许多人认为语言相对主义只不过是一个假设而已，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证明过程。基于这种现状，本文从文化意象的视角来探讨、论述语言相对主义这一语言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文化意象

(一)意象

对意象的解释有很多种。在中国文化中，意象有其独特的意义。它很早就出现于中国的古典哲学、美学和文论中。“意”概指审美主体的意识、心志、情义、旨趣等心理内涵，表现于艺术作品，则指其思想含义，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天道》)，“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中国的文化传统一向重“意”，文学重“立意”，绘画重“写意”，固有“辞不尽意”、“意在言外”、“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说。“象”来自于物，又不是单纯的

[※]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副教授

物。它是从具体的大象的形象概括而来,不仅成为形象与想象的共名,而且积淀了具象思维的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意象”一词的运用,最早出自于《周易·系辞》:“立象以尽意”。王充《论衡·乱龙篇》又提出“立意于象”。物象情化即为意。意象浑然一体,展示的正是意与象的辩证统一。意象的创造是有关的感受和知觉的经验(象)在头脑中的重现、重组、概括和提升,最终达到艺术的境界(意)。简言之,“意象”就是客观物象与主观情思的融合,意象的基本构成在于情景交融,“它包含两个方面,即生活形象的客观反映和作家情感理性的主观创造”。前者谓“象”,后者为“意”,“意象”连在一起即是融入了主观情志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志。意象创造的主要方法是“略形貌而取神骨”,目的是消解“象”含义的清晰性、指向性,造成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多义性。在英美文化中,意象也有其自身含义。它本来是认知语言学的核心概念,被借用到文化语言学等领域,其外延大大的拓宽了。如文化语言学理论的创始人帕尔默认为,所谓意象,既包括我们脑海中呈现出来的各种图像,也包括我们通过听觉、味觉、嗅觉和动觉(kinesthetic)所获得的经验,如贝多芬的交响乐,香水的气味,芒果的味道以及海滨沙滩的漫步等。有了这些经历和体验,我们才有了想象的能力和讲话的能力。语言只不过是声音的象征符号的游戏(play of verbal symbols)而已,所有的象征符号都是以意象(imagery)为基础的。语言是文化中典型的、最具潜力的象征符号。

(二)文化意象

从意象所表达的意义中很容易看出,意象与文化是不可分离的,意象只能产生于一定的文化环境中,它是受文化制约的,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产生与之相对应的意象。因此,文化意象就成了一个固定的词组。“文化意象”在中国是谢天振教授于1999年在其专著《译介学》中首次提出这一术语,其实这种现象在人类社会早就存在,可以说几乎与人类社会同时诞生,只是以前人们没有去太多的关注它。“文化意象”在国外首先由美国的语言人类学家帕尔默于1996年在构建其文化语言学理论中提出。其目的是想重新唤起人类学家对文化意象的兴趣,让“文化”与“语言”更加凸显,让人产生更强烈的联想,从而使“文化”与“意象”更加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文化意象的产生源于意象的两个主要特点,首先,意象具有差

异性,不同文化的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以及不同的地域有着各自不同的意象群;其次,意象具有双向建构性:文化是人创造的,特定的文化又构成人类的生存环境。一方面,人类的审美心理、认知心理制约和规范着意象;另一方面,典型的意象又反过来影响、强化着人们的认知心理和审美心理。它们之间存在着双向建构关系。

三、语言相对主义

语言相对主义(linguistic relativity)是由人类学家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提出的。他借用了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的术语,将自己对语言、思维与文化之间的观点发展成了众所周知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这一假说包含语言相对论和语言决定论两方面,其原著中的语言相对论内容如下:

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模式或形式。这些形式构成了语言的一个方面,即“语法”。而这里所讨论的“语法”其内涵远远超出了我们在学校教科书上所学的语言内容。我所说的“语言相对论原则”就是由此而引出的。用通俗的语言来讲,就是使用明显不同的语法的人,会由于使用的语法不同,而有不同的观察世界的行为,对类似的外在观察行为也会有不同的评价,因此,作为观察者而言他们是不对等的,也势必会产生在某种程度上不同的世界观。(Whorf, 1940b pp.220~232)

“我们从此被引入一种新的相对论原则。这一原则认为并不是所有的观察者都被同样的物理事实引入到同样的宇宙图景,除非他们的语言学背景相似,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调和。”(Whorf, 1956 pp. 214)

语言是思想和经验的组织者。不同的语言对世界的组织方式是不同的:

没有两种语言可以相似到这种程度,可以体现相同的社会现实。不同的社会赖以生存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世界,而不仅仅是贴着不同标签的相同的世界。(Sapir, 1949 pp.78)

也就是说,思维与现实是相对于说话人的语言而发生变化的,语言之间的相似性是相对的,结构差异越大,所反映的对世界的认识越不同。

四、文化意象与语言相对主义

王佐良先生曾经说过:“不了解语言当中的文

化,谁也无法掌握语言”。语言是文化中最重要象征系统。文化包含着语言并且也影响着语言,而语言则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保存文化、交流文化和反映文化的不可缺少的工具。语言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语言必然反映一个民族的民族意识与文化特点,与该民族的地理生态环境、民族心理、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经济生活、宗教习俗等息息相关。它们构成了一个广义的大文化,是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

语言无时无刻不处于文化的包围之中。很显然,不同的语言必定引起不同的文化意象,不同的文化意象由不同的语言来体现。可以说,不同的语言承载了不同的文化意象。如在新几内亚南部的 Kaluli 部落,当地的土著人把林中的飞鸟视为人死后升天而继续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的幽灵的影子。在 Coeur d'Alene (华盛顿州东部和爱达华州北部的印第安语)中,手掌被称为“手背的面”(the surface in the back of one's hand)。而在大部分欧洲语言中,手掌指“手内的面”。同一种现象,不同的表达方式,这是由于其特定的经验而形成的,是有文化依据的,即特定的经验必然产生特定的意象,而特定的意象必定产生特定的语言表达法。“手背的面”一词反映的就是 Coeur d'Alene 部落的基本空间图式。

不同的文化滋养着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语言折射出不同的文化意象。在诗歌当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如在对待西风的问题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有不同的文化意象,中国人对其充满了排斥、讨厌的态度,因为西风带给他们的是一种凄凉、干燥的感觉。著名诗人马致远在《天净沙·秋思》中这样写道: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首诗描绘的是一个远方游子的思乡之情,作者在诗中把西风与那种特别惆怅、凄凉的景象连在一起,更增添了游子心中的悲凉境况,折射出西风在中国人心中的文化意象,而在欧洲人,特别在英国人看来,西风非常的美好,是希望之风,暖人之风。所以大诗人雪莱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西风颂(Ode to the west)来赞美、歌颂西风。它带给英国人民的是一种非常美好、惬意的生活体验,引发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国人所感受的文化意象。比如道教为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本土宗教,仙药、仙草等意象只会出现在中国的诗歌中,外国诗人如拜伦、雪莱、

普希金、艾略特等人的诗歌中绝对不会有大诗人李白“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这样描写虚无缥缈的神仙世界的意象。

不同的文化意象在构词法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众所周知,由于汉语主要是一种表意文字,所以从许多汉字的构成就能解读其承载的文化意象。如汉语中的象形文字,它主要来自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反映了他们对同一自然现象的社会符号的认同。例如“火、水、日、月”等,它们能引发人们在大脑中重构和重现这些自然现象的意象,看见它们如同看见真的火、水、日、月等一样。汉语中的指事、会意文字,如“好、男、嫁、休、本”等,也同样会在我们的思维中创建它们各自的文化意象,在汉语中,‘好’意味着有儿有女;‘男’是力的头上顶着田,映射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典型的农耕文化,也道出了中国,特别是农村重男轻女的社会根源;‘嫁’象征女孩终于有家了;‘休’指的是人靠在树下休息;‘本’意味着树木的根。这些具有浓厚文化意象的词只在汉民族的思维中激发其特定的文化意象,不具有跨文化性。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人,当他们看见这些汉字时,他们的脑海中不可能出现我们脑海中的那些意象,也就是说,思维与现实是相对于说话人的语言而发生变化的,语言之间的相似性是相对的,结构差异越大,所反映的对世界的认识越不同。

不同的文化意象也体现在不同语言的文学作品、神话传说和影视故事中。在西方的文学著作中会常常出现如‘潘多拉盒子’,‘达摩克利斯之剑’,‘特洛伊木马’,‘丘比特之箭’等,它们承载了特定的西方文化意象,不了解西方文化的人无法理解其中的内涵。即使对西方文化有所了解,但在脑海中也并不会下意识的出现那种特定的文化意象。在幽默故事、影片中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看西方的幽默故事、影片时,认为并不幽默的他们却认为很幽默,是因为我们读不懂其语言文化中所隐含的文化意象,同样,在东方,特别是中国的文学作品和神话传说中,存在大量的、具有中国文化意象的词语,如‘牛郎织女’,‘东施效颦’,‘焚书坑儒’,‘愚公移山’,‘夸父追日’,‘嫦娥奔月’等,不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就不能理解其承载的文化意象。即语言是思想和经验的组织者,不同的语言对世界的组织方式是不同的。

五、结 语

语言能引起、创造意象,要理解语言必须启动意象。意象属于文化范畴,不同的文化承载不同的意象。所以从文化意象的视角来研究语言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非常必要的。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沃尔夫所提出的语言相对主义只不过是一个假设而已,然而从以上的论述来看,正如 Whorf 本人所坚持的观点一样,它不仅不是一个需要证明的假设,而且还是一个客观事实、客观真理,是一个观察问题的新原则。语言相对主义长期以来被认为与主流语言学的语言普世性思想(universalism)相悖,这是人们存在理解上的误区。其实语言相对主义的倡导者都不否认语言普世性的存在。人类确实存在语言、心理上的一致性(unity)。但是这种一致性是在对现实的概念性诠释这个层面才发生作用的,而不是在基本的心理过程和功能这一层次发生作用。我们必须透过语言形式的特殊性以及建立在语言形式之上的理性来发现潜在的心理一致性的本质。语言相对主义的贡献在于为个体的人类心理找到了其内在的社会文化特征,它实际上代表了语言研究中的人文主义传统,是一种以人类学、社会学为本的语言理论。它的思想精髓在于指出了人类的语义并不完全一样,而这种无意识的语义区别正是他们各自不同文化的最典型的表现。语言的无意识导致文化的无意识,文化无意识地积淀、世代相传地流淌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我们看不到它,几乎不能言说它,却能感受它的存在。文化意象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客观事

实和材料来佐证、支撑语言相对主义的正确性、客观性。从文化意象的视角来研究语言相对主义使得其更有说服力,更具客观性和科学性,更符合文化的本质,符合客观现实,从而使得这一理论更加丰富、完善。

参考文献和资料来源:

1. Boas, F,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e: the Discipline of Humanities, Menasha, WI: Banta, 1942.
2. Whorf, B. L, 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Lee Whorf, Carroll. (ed.) Cambridge, MA: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56.
3. Whorf, B. L. "Science and Linguistics". 1940a. In John b. Carroll (ed.) 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Lee Whorf,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56.
4. Whorf, B.L. "Linguistics as an Exact Science". 1940b. In John b. Carroll (ed.) 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Lee Whorf,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56.
5. 胡壮麟:《语言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6. 纪玉华:《帕尔默文化语言学理论的构建思路》,《外国语》2002年第2期。
7. 丁建新:《语法、思维与认知——相对主义视野中的语言多样性及对认知的影响》,《外语与外语教学》2009年第7期。
8. 王明明:《再谈“文化意象”》,《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